



张志礼 著
张芃 周垒 整理

医话验案精选

张志礼教授，祖籍山西原平
全国中医皮肤科医疗中心名誉主任
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科学首创者和开拓者之一
全国著名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继承导师

张志礼

本书是国家级名老中医张志礼教授的临床经验集。内容涉及中医皮肤科基础理论、临床、方药制剂等，并附有大量疑难病案，是张老50余年临床经验的总结。本书内容实用，对皮肤科疾病的辨证、遣方用药别具一格，适合中医皮肤科医师、中医爱好者阅读参考。

张志礼

医话验案精选

销售分类 中医/皮肤科

ISBN 978-7-5091-2831-2



9 787509 128312 >

定价：35.00元

張志禮印

張志禮 著
張芃 周垒 整理

医话验案精选

張志禮

 人民軍醫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志礼医话验案精选/张志礼著.—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091-2831-2

I. 张… II. 张… III. ①医话—汇编—中国—现代 ②医案—汇编—中国—现代 IV. R249.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9200 号

策划编辑:焦健姿 周 垒 文字编辑:谭 双 责任审读:周晓洲

出 版 人:齐学进

出版发行: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北京市 100036 信箱 188 分箱

邮编: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010) 51927290, (010) 51927283

邮购电话:(010) 51927252

策划编辑电话:(010) 51927300-8152

网址:www.pmmp.com.cn

印刷: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装订:京兰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10mm 1/16

印张:18 字数:281 千字

版、印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500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精湛医术中西结合
高尚医德治病救人

書贈張志禮教授

薄一波
一九九一年九月

贈張志禮教授

德高術精譽滿杏林
中西結合醫苑巨擘

乙亥年春九十老人王肯道題



整理者简介

张芑，女，副主任医师。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从事皮肤病临床工作 20 余年，师从其父——我国著名皮外科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学科创始人张志礼教授，在学术上深得真传。

她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勇于进取、开拓、创新。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天疱疮、皮炎、白塞综合征等疑难病及银屑病、湿疹、皮炎等常见病方面都总结出了一套中西医结合治疗规律。对继承发扬传统中医药和推动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曾担任《张志礼皮肤病医案选萃》的主编、《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的副主编，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现任北京市崇文区中医医院院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北京中医药学会理事，北京中医协会理事，北京医院管理协会理事。

周垒，男，硕士。本科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于北京中医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期间，跟随导师张志礼教授系统学习了皮肤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法，是张教授最后一个收入门下的弟子。

其论著《凉血活血汤对角质形成细胞的影响》作为《凉血活血汤治疗银屑病的研究》的一部分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进步三等奖。参与编写了张教授主持的多部医学论著。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现为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序一

今日我怀着敬佩与怀念的心情来写本书的序。张志礼大夫离开我们已有八年多了，他一生对事业执着，不知疲倦、不顾健康、忘我地工作，因而过早地离世，我们无不为之惋惜。

我们相识于 1959 年。张大夫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了北京市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通过三年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了中医理论。张大夫坚定不移地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在学习结束后即拜皮肤科名医赵炳南为师，跟随赵老门诊、外出会诊。赵老对中医事业满怀热情，对他的弟子们毫无保守，将他毕生经验、心得、教训全盘托出，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在中医传承工作中，张大夫与赵老师徒共同工作时间最长，约有 20 余年，直到 1984 年赵老辞世，张大夫从中获益最多，又善于总结，不断整理、提高，他应用中西医结合辨证与辨病，发表了很多文章，出版了《简明中医皮肤病学》《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实用皮肤病学》等多部专著，受到广大读者好评。

张志礼一生热爱皮科事业，一生敬业，一生勤奋，一生诲人不倦。这部《张志礼医话验案精选》又是他的一部遗作。这是他几十年临床中的经验总结、治疗心得，是他几十年来倾注心血的验案精华。本书可使多年从事皮科临床工作的医生阅后得到启发；对于后学者，阅后可以从中获得教益；对于初学者更可作为难得的教材；对于中医感兴趣的西医同道们也可参考，在临床上尝试。

总之，本书的出版将惠及中医皮科事业，亦是对中医事业的又一贡献。

北京中医医院 陈彤云

戊子年十二月

探索进取 铸就辉煌 (代序二)

——记我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奠基人张志礼教授

张志礼(1930—2000年)教授是全国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中西医结合皮肤病临床及研究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是人们敬仰的一代名医。1997年,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遴选国家级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的文件,张志礼教授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中西医结合专家。我们非常有幸成为他的徒弟,在他的谆谆教导下,学到了大量医学知识,更学到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对中西医结合事业执着的追求,对病人热情服务的态度,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受益终生。

中西医结合事业是老师毕生的追求,也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对自己所钟爱的皮肤科工作,对患者的满腔热情一直延续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记得那时他稍微活动就会出现心前区疼痛,临床症状及心电图都提示患了严重的冠心病。但每当他看到远道而来、深更半夜挂号的患者时,就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又不知疲倦地投入了工作。熟悉我科情况的同志都知道,每周二的主任查房日是雷打不动的,这一天病房的医护人员都格外紧张,因为张老师要查病历、提问,对大家要求非常严格,甚至是严厉;而对于患者及家属来说,这一天却是他们最渴望、最企盼的日子,张老师会用他不变的慈祥笑容鼓励病人,帮助他们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如今,每当我们走进他工作过的诊室、病房,看到他亲自书写的病历,总觉得恩师好像从未离去,仍在指导着我们。张老师在近半个世纪的悬壶生涯中,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努力继承发扬赵炳南学术思想,深入探索发展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学,是我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科学的首创者和开拓者之一。他最先提出了皮肤病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的理论。首先根据中医理论,对疾病进行详细准确辨证,分清证型,再应用现代医学检测手段及检验方法对每一个病证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科学客观的指标结论,从而明确诊断,

为指导临床治疗提出最佳方案。他强调说“中西药合用就是中西医结合的观点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作用相同的中西药合用，只是用药的重复，不仅浪费药物，也不利于深入研究疗效”。“一个好的医生应该确切掌握各种中药和西药的特性，有针对、有目的地配合使用，从中找到规律性，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有科学理论根据又有疗效的疗法”。他还形象地将中西医比作人的左右手，提倡中西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张老师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重病方面有深入研究，探索出了一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规律，疗效显著。如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可分属于祖国医学文献中“鬼脸疮”“红蝴蝶”“臃胀”“水肿”等病范围。张老师通过他20多年的临床研究，系统观察了1 029例系统性红斑狼疮病人，初步探索出一条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治疗规律和方案。根据临床表现辨证分为毒热炽盛、脾肾阳虚、肝肾阴虚等不同证型。在急性期属正虚邪实、毒热炽盛、气血两燔，体内自身抗体不断增加，免疫复合物沉积，多个脏器受损，补体降低，血沉加快。缓解期多属阴虚、阳虚、气血两虚、阴阳不调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变化。因此，审病时要将中医辨证与实验室检查相结合，判断疾病的发展阶段。在疾病的不同时期，使用不同剂量的激素和不同的中药，既要控制病情发展，又要消除激素引起的副作用和合并症。经过与单纯使用中药及单纯使用西药的对照观察，以及实验室研究，证明中西医结合组的死亡率降低而生存时间延长，生存质量提高，合并症减少，在激素用量减少的情况下使病情控制，体现出中西医结合的优势。

张老师对银屑病中医、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及实验研究成绩卓著。早在1974年，他就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关于银屑病中医治疗经验的文章，总结出中医治疗比内服白血宁及外用牛皮癣素疗法的复发率低、复发间隔长的经验，得到了国内外的重视。1998年总结红皮病型银屑病113例，在《中华皮肤科杂志》发表，得出了中医治疗红皮病型银屑病安全有效，优于激素的结论。1995年至1999年，采用凉血活血汤对进行期银屑病患者211例进行了临床观察和总结。并指导我们对凉血活血汤进行了多项实验研究，包括对角质形成细胞的促增殖作用、调节银屑病患者血清中细胞因子(TNF- α 、IL-8、PGF、TXB₂)等。

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机会对凉血活血汤进行制剂改革，并开展凉血活血胶囊与对照组的随机、双盲、对照临床研究，如今该药已经正式批准为院内制剂。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倾注着张志礼教授心血的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事业蒸蒸日上，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皮肤科医疗、科研、教学基地，我们内心感慨万千，愿将这份成功献给尊敬的老师。

北京中医医院 王 萍
戊子年岁末



张教授在向他的研究生们传授诊病经验

前言

——忆父亲张志礼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回想起最后一次送父亲去医院出门诊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是2000年10月的一个周日的早晨，刚刚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不到半年的父亲，不顾身体的不适及家人的劝阻，坚持要去出门诊。我当时与他约定只看5位患者，可他不同意，他说很多患者是从遥远的外省市来到北京，连夜挂号等候诊治，多不容易啊！后来我们说好，看10个。可谁想就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所深爱并为之奋斗了30余年的医疗岗位。父亲在临走的那一刻还想着患者。

当父亲去世的噩耗传到门诊候诊大厅时，等待接受父亲治疗的患者禁不住失声痛哭，那些常年来接受父亲治疗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们黯然神伤，这个世上又少了一位他们健康和生命的保护神。组织和人民在父亲去世后，给了他最高规格的礼遇。如今，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和众多为革命打江山的将帅们，和国家千千万万杰出科学家、艺术家一同长眠在那片土地上。



张教授在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介绍皮肤病的治疗情况

1930年，父亲出生在山西原平一个雇员家中，他的学医从医之路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而行的。1955年父亲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医疗系，1957年在皮肤性病研究所深造，师从我国著名皮肤科专家胡传揆和李洪迥教授，开始主治皮肤科病症。1959年又进入我国首批西医学习中医研修班学习深造3年，师从德高望重的中医皮外科专家赵炳南先生，并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在赵老身边工作了20余年，深得赵氏真传，直至赵老去世。

积累了深厚的中西医理论知识和几十年丰富的临床经验，父亲成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学科的首创者和开拓者之一，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晚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称号，并自首届开始连任三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与赵炳南先生的师徒情意

在传统的中医学领域，很多名老中医都是世家出身，几代祖传，临床经验是绝对一流的，而缺乏的则是理论上的研究和论证，这就限制了中医理论的发展，也限制了中医诊断的开拓与创新。

为了能把老一辈中医名家宝贵的经验财富保留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1959年国家有关部门举办了全国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研修班，从全国选调了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临床经验的西医大夫用三年的时间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并跟随中医名家以师带徒这种传承形式，来实现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于是我的父亲有幸师从赵炳南先生。

父亲的勤奋好学、踏实肯干深受赵老器重，同时赵老也看到，要使中医皮肤病学发扬光大，除了要有丰富临床经验，还必须有深刻的理论阐述，于是，赵老改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传统观念，把行医60年珍藏下来的资料、手稿毫无保留的拿出来，师徒俩人抓住典型病案进行分析研究，又把同类病案归纳在一起，找出其中的共性与个性，辨证施治，对症下药，整理出一批有特效的经验方，使许多濒临死亡的皮肤病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他们这一合作就是20多年。

在充分继承赵老医学精髓的基础上，我父亲大胆创新，把现代医学先进技

术成果有效地融入中医辨证分型中，开创了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的先河，成为这一学科领域的创立者之一，特别是在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难治性疾病的领域中，独树一帜，取得了宝贵的治疗经验，开发出了一系列临床用药和经验方。在他医治好的病人中，上有中央领导，下有普通百姓，远有国际友人，近有街坊四邻。对病人，他都一视同仁，童叟无欺。他良好的医德人品及与赵老的师徒情谊，一直被医学界传为美谈。

名医不如实医

“名医不如实医”是父亲留给我的一句行医警句，更是一位做人的箴言。这句话不但是他的治学态度，更是他高尚医德医风的精华提炼。他对名利的心态是如此的平淡，有时淡得让人想不起来他是位专家。他不喜欢人们叫他“张主任”“张教授”“张老”，而更喜欢病人喊他“张大夫”。他说过：做医生就要做“看病”的医生，治病救人是我们的职责，不管你地位多高、技术多好，不去踏踏实实地为患者排忧解难，那就算不是一位称职的医生。论财富是浪费，论职责是失职。尽管父亲身兼全国数个医学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外数所医学院的客座教授，还领导着赵炳南皮肤病医疗中心的繁重工作，但他一直坚持战斗在临床第一线，数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去尽着一名普普通通医生的职责。

父亲常同我讲，所谓“名医”，那只是别人给予的东西，是身外之物，不能为了当名医而去当医生，你追求“名医”，那你一定坐不住，坐不住的医生一定不是个好医生。而“实医”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当医生，实实在在的含义就是要心思百分之百用在患者身上，就是治病救人。父亲尽管走了，他的这些话，仍然时时刻刻在我耳边回响。它激励着他的徒弟们，鼓励着我们这一代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不懈努力，奋力拼搏，继续完成他未尽的事业。为我国皮肤科医学的创新与发展开创新的辉煌。

我与父亲

小时候，我有点“恨”我的父亲，父亲因为工作忙经常不在家，即使在家，

父亲也是与在妇产医院担任院长的母亲一起分析病例，探讨医学上的事情，而把我和弟弟扔在一边。有时我凑到他们跟前，没说几句话，就被赶开。我当时想，别人家的父母那么疼爱自己的儿女，而我们的父母却如此不关心我们，就知道工作，我长大了以后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当医生。可后来偏偏就是干了医生这一行，而且还是皮肤科，还正式拜师成了父亲的关门弟子。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几十年如一日把病人全当成自己的亲人，一心为着他们的健康而劳累。父亲用自己的言行，使我明白了医生的神圣职责，也由此使我产生了对这一职业的敬佩和尊重。

在这样一个医生家庭环境里，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许多事情是耳濡目染形成的。我从小就愿意和父亲在一起，我们之间的心灵感应和亲密感觉很特别。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发烧了，赶上周日父亲要去医院值班，家里没人带我。他说跟我去值班吧！当时我特别高兴，忘记了自己正在发烧。到了医院，父亲把我安排在值班室，给我的枕边放了几块水果糖和一本小儿书就去查房了。这一去就是大半天，直到过了中午还没回来。发着烧的我又渴又饿，不时地向门口望去，门终于开了，可来的不是父亲。一位护士阿姨，端着一杯水，拿着两块桃酥对我说：“你爸爸正在抢救一个重病人，没有时间过来看你，你先吃点吧。”阿姨又说了几句埋怨父亲的话，可我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委屈，我对护士阿姨说：“没关系，我都习惯了，在爸爸眼里，那些病人比我重要！”

父亲是用他特殊的方式关心着我的成长。记得他参加农村医疗队时，也把我带在身边，并且把我交给了当地的大队医生，让我和他们一起吃住、劳动。现在想起那些经历，对我挺有益处的。父亲在我心目中既慈祥可爱，又严肃认真。他是个兢兢业业地一心扑在事业上、全身心地为病人着想的人。

站在父亲的肩膀上

我是当了10年皮肤科医生后正式拜父亲为师的。199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我作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与父亲师生3年，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亲身感受父亲的行医、做人。作为老师，父亲将他一生宝贵的行医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了我和我的师哥师姐们。作为女儿，我为在他生命的后

几年中没能照顾好他，深感内疚。

师从父亲的这几年，我主要系统学习了皮肤科中治疗疑难病症的“杀手锏”，如银屑病、白癜风、红斑狼疮、硬皮病等的诊疗，特别是学习掌握了父亲为解决这些疑难杂症诊断用药的方法。让我感动的事有许许多多，我们为患者涂药时常常用棉签或是带上塑料手套，而父亲为病人涂药从来都是直接用手掌和指腹。他说：棉签会把病人弄痛，而用手，不仅能使患者觉得舒服，而且我们医生还可以直接感受到病人皮肤患处的皮损浸润程度，同时也有利于药物的浸入，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张教授在向继承人张芃讲授课程

父亲的诊疗程序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中医诊病的基本方法“望闻问切”，在有着临床实践40余年的父亲身上，从来没有被简化过。详细地询问、仔细地观察舌苔脉象、触摸皮损，为准确地诊断皮肤疾患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同时用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患者交谈，从中捕捉对诊断有利的信息也是父亲诊病过程中的一大特色。就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父亲，在他身边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无形中他的良好医德感染了我，使我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运用到了自己的医疗实践中。我明白，继承他的事业才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跟随父亲学医时，我看到那么多从全国各地来的患者，为挂上一个号，从

前一天晚上就排队，我真是觉得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我不能辜负这些患者，不能有负于医生这个职业，不能有负于父亲的教诲。我体会到学习父亲的医术仅是一方面，而学习他的医德则是更重要的，只有学会做人，才能感悟出真正意义上的行医。

完成父亲的遗愿

父亲去世后，我总觉得父亲没有离开我。当在工作中和生活上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地站在父亲的照片前，向他请教，仿佛父亲就在身边，又一次向我提出诊断中的问题，指出我用药配伍上的不足。这时我仿佛从心底又鼓起了勇气，一定要完成父亲未尽的事业，为千家万户解除疾病痛苦。

有位叔叔曾对我说：“你父亲看到你该学的东西都学到了，他才放心地走了。”可我不这样看，我宁愿自己做个笨学生，好让父亲再多教我几年。父亲留给我的太多了。他常说的一句话：无论如何一定要对得起远道而来的患者。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仁”，诚诚恳恳地助人；“慎”仔仔细细地做事。

一位慢性皮肤病患者突然出现了急性发作的皮损表现，作为医生一定要镇静，仔细地分析原因，同时根据中医治疗原则“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投药7剂观效调方。我随笔写成了14付。父亲看到后严肃地批评了我，教导我说：看病要用心，不守原则，马虎大意，不仅达不到治疗的目的，反而会给患者增加新的不适，同时也会影响治疗效果。

皮肤科疾患历来被人视为难以治疗，的确，不仅有内治还要外治。不仅有着专业性强的特点，同时还有着用药的艺术性。比如脾虚湿盛而又有热象的证治，父亲将白术生用，既达到了健脾除湿的目的，又避免了白术自身的温燥给治疗带来影响；外用药的使用在皮肤科治疗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样的治疗法则，不同的使用方法，将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渗出性的皮损轻者直接涂油调剂或糊剂，但重症渗出则应先给予冷湿敷，缝隙中的渗出性皮损则应在涂药后施加隔离以利于收干、收敛。在专业上，他把最宝贵的诊病经验全部留了下来，这不仅是给我，给他的学生们，而且也是给人类留下的一笔财富。

我一直有个心愿，那就是把父亲留下来的这些经验加以整理，让他继续造

福于人类，这不也正是父亲生命的延续吗？所以，当整理完这些经验方时，我十分欣慰，将会有多少痛苦的患者经它受益，将会有多少病魔被它驱逐，这不也正是父亲所期望的吗？当我整理完这些经验方，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我心中的那个沉甸甸的结终于解开了，我不禁哭出了声音，我知道这凝结了父亲毕生心血的医案已经传承下来了，这也是我跟随父亲几年学习行医的一份答卷。现在我把它交上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也让我的师兄师姐放心，更让无数患者放心，我会继续这份事业，我会开启新的篇章！



张教授在查阅文献书籍